

大衆文藝叢書

問題在那裡？

趙熙著

天下圖書公司印行

市總工會的宗明同志，深夜接到二區職工會辦事處組織委員馮超的電話：「今天洪盛紗廠的工人代表和工作組來說：洪盛紗廠的工資不合理，要求調整。」

「不合理，什麼地方不合理呢？你能够說得更具體一點嗎？」

「據說這是羣衆的意見，工人認爲各車間的工資都不大合理，據說有一些僞工會理事，從前根本不幹活兒，現在也幹不多，工資比一般人都高。」

「高多少？」

「沒有說……」

「唔」，宗明在電話上沉吟着，對方顯然感到他有些不高興，馮超是了解宗明一向的工作作風的，停頓了，宗明又說：「請說下去吧。」

「有些老技術工人工資據說比小女工還低，他們只說要調整，還沒有更具體的意見，祇有搖紗間的女工，要求提高，要一車紗按三分錢底薪算。」

「從前搖紗間，搖一車是多少呢？」

「好像一天合十七斤多米。」

「增加以後會是多少呢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那情況還是很不清楚的。」

「是沒鬧清楚，我也不懂得紗廠的工資是嘿回事。」

「既然不清楚，就調查一下，不要冒冒失失去調整，我們連那些不合理，怎樣才算合理都不知道，拿不出具體主張來，怎麼可以冒冒失失去調整呢？」

「可是工人的意見多得很。」

「問題是我們還拿不出正確的意見來領導群眾。」

那邊被方才工人代表與工作組的情緒所推動了，他執拗起來說：

「工人群眾都這樣要求，大家都認為不合理，一定要求調整。」

「可是起初提出要求的是那幾個人呢？」

「據說，工人都這樣要求。」

「工人的要求總有一個醞釀的過程，看看是那些人首先提出的？工人有幾種態度？否則不好辦事。」

「可是這是羣衆一致的要求。」馮超有些着急了，十分執拗地要求同意立刻着手調整。

宗明也有些火了，他說：

「不要拿羣衆一致要求來作口號，你們連問題是誰們先提出的，羣衆有幾種態度都不清楚，還談什麼羣衆一致要求。」

「好罷，我們再了解一下，可是工人急得很。」

「弄亂了，工人更要急的，先把情況弄明白，有了主見，再來考慮罷。」

電話在此結束了，宗明放下電話，把國營紗廠的新工資方案翻開來看，數字非常複雜，許多名詞都不懂，耐心地看了很久，才看出比原來的各種工資都有不同的增加。心裏默默計算了一下，定值工，最高的每天可以拿到二十一斤多米，論貨工，最高的是十七斤多米，他直覺地感到，這是相當高的，隨後他又想到，這是說最高的，可是一般的會是多少呢？他又拿起方案看，論貨工，

拿搖紗工人來說，以三十二隻紗的工資計算，最高以六十車算的，他想到：六十車？一般能搖到多少車？如果這個方案是正確的，那麼洪盛紗廠的工資只要向它看齊就行了，用不着去計算工廠的原料費，折舊費，以及商品價格，用不到去估計平均的工業利潤，就可以確定這樣調整是不是使資方有利可圖，合乎勞資兩利原則了。想到這裡，他覺得問題似乎簡單一些，可是按宗明同志一貫考慮問題的作風，他總要更多地向自己提出一些問題來，他不是一個思想上怠惰的人，思索了一下之後，他就想到，洪盛紗廠的機器，和國營紗廠的機器是否一樣呢？這是個問題啊。他感到這些問題，在房子裡看方案是沒法解決的，他決心要找個機會直接到工廠去看看機器，找工程師，工人們調查一番，因此他這一次思考是沒有結果的。放下草案，已經感到十分疲乏，看看錶，已經是一點過十分，便回到寢室去睡下。

轉眼一個月過去了，這個時候宗明非常之忙，在煩忙中的人往往不會感到時間長的，許多重要的問題佔去了他的思索，佔去了休息時間，他再也沒有查閱過洪盛紗廠的情形，同時，二區職工會辦事處也再沒來報告這回事。

這時，各處都在傳達一位偉大人物的報告，在這個報告裡指出：各處工會工作的領導機關都曾經產生過一種偏向，無分析，無計算地，因此是盲目的支持工人不斷增資的要求；對於這樣的情況，這位偉大的革命領導者說：是有危險的，結果是會剝奪了資本家積累資金的可能，是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一種傾向，對工人不利的。

各處都在傳達，討論，進行爭辯。

洪盛紗廠工作組的郭成同志在會議上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後他說：「我當然擁護上級的指示，就不知道以後怎麼替窮人辦事，在鄉村裏，一個大發動，稀里嘩啦把地主的東西一分，窮人的日子就過好了，進城來先還說工人的工資不高，沒法過，增一下資總還不算啥，又沒分他的工廠，資本家有的是錢，這有啥不對呢？這下，這樣也不行了，我真有點發瞭。」

馮超去向他說服，說新民主主義是容許資產階級存在的，不但這樣，還要保護和發展工商業，他的話雖然不錯，可是完全不能說服郭成，最後馮超要求郭成他們回去檢討一下過去掌握政策的偏向。

郭成悶悶地走了，他對工作組一個女同志李吉說：「檢討啥，執行不就結了。」李吉說：「從先我們是有點糊塗，真這麼增資搞下去，資本家不賺錢了，他關了門，還不是工人受害。」

郭成不注意李吉的話，因為這一點，他在聽傳達時也聽過的，就很簡單地說：「那有什麼關係，今後按上級指示辦就得了，我又不是三年兩年的黨員，堅決執行決議，沒有問題，以後說啥也不增資好了，這還不就是糾正『左』傾嗎？」

他們歸來，告訴了代表會，代表們一聽，大家都很沉默，最後有一個代表說：「對是對，就是沒法說服群眾。」

有的說：「你看工人那個勁頭，說也不服。」

在分工傳達時，有些代表堅持要到職員會上和細紗間去傳達，却沒人肯去別的車間，李吉問他們為什麼？代表們說：職員好說話，細紗間是小女孩也好說，別的車間去傳達還不得挨罵嗎？最後，由於郭成的堅持，還是決定去傳達，到搖紗間去的是代表于洪方。這個老工人，傳達得非常簡單，他說：「咱們

工人當主人，要擁護勞資兩利，不要落後，勞資兩利就是多作活，好好幹，少拿錢，別老要增資了。」

工人們大部份沒聽完就走了，有些人還說：「咱們不懂你那些政策。」有些工人在打聽着：「你們開會好些天，就這幾句話？」

代表們因為自己也不明白，多半勸工人再不要提增資，要多幹活，少拿錢，這一來，工人們都有些莫明其妙。有的就私下議論：「郭成同志變的好快，再也不講窮人大翻身了。」工作組，代表的常委，雖然感到了這種空氣，可是他們還是常常勸工人要努力幹活，有的還加上說：「現在工廠賺錢不多，等賺多了再說。於是工人更驚異了，有些人就說道：「怎麼弄的，他們說話越來越像資本家了。」

這時候，洪盛紗廠的紗，比起別的紗廠出的紗來，價錢落下來了，甚至有一次洪盛紗廠的紗被買主送回來，說是質量太壞。

工作組找資方談了一次，知道毛病出在搖紗間，就在全廠代表大會上宣佈這件事，說一個車間工作不好，影響了大家，要求搖紗間搖好紗。

女工代表葛俊忿忿地說：「得了，我們保證搖紗間出好紗就得了。」她說罷就出了會場，果然幾天之後，搖紗間的紗出得比從前要好些，郭成很得意，立刻把這件事報告了區辦事處，馮超也鼓勵過他一番，可是，搖紗間裏却鬧了起來，一個叫王二姐的女工說：

「非得增資不行，咱們的工資一天比一天少了。」

陳美英冷言冷語說：「增資，你休想工會替你辦。」

別的女工也在議論：「真是的，這一搖好紗，工資少得太多了。」

王二姐說：「怕什麼，咱們關車，不增加不行！」她這一吵，也有同意的，也有不大贊成的，王二姐就大聲地罵：「這些個人，又想拿錢，又不敢幹，你看，他們敢來抓我們！」

過了幾天，搖紗間突然在中午關了車，這件事完全出了郭成意料之外，他感到沒法子想，在辦公室裡說：「真他媽的問題多。」就倒在床上睡起來。

李吉走來也想不出什麼主意，決定開代表會，代表們一來，都知道是為什麼事，就全默不作聲，郭成要求他們去說工人開車，于洪方搖頭道：

「這我可幹不了，真叫人斃氣，不叫我幹這代表算了。」

郭成沒理會這意見，一直在解釋說：要照顧生產，開車要不得。

有個代表說：「除非答應調整工資，啥事兒都好辦？」

郭成說：「那不行！」

衆人又都沉默了。

李吉說：「上級也沒說是工資絕對不能改變，只說要改就要改好，我看：

……」

郭成急了，他立刻和李吉爭辯起來：「這怎麼行，違反了政策，誰負責，

這麼辦可不行！」

李吉又說：「稍稍改變一下工資，不一定就是違反政策，我的意見你根本

沒聽清楚。」

郭成說：「稍稍改變一下，你倒說得好。」

代表們看見他們爭起來，多數都在一邊看着不作聲，只有曾義說：「咱們

這樣討論也不行，現在搖紗間還關着車哩！」

郭成說：「是呀，談這個罷，怎麼辦？」

李吉忽然說：「我去說服去。」她就去了，兩個鐘頭之後開了車。

馮超接到工作組報告之後，立刻打電話給宗明。

「爲什麼關車？」

「還鬧不清，只關了三個鐘頭，我們工作組去說服的結果，已經又開車了。看來主要是工資問題，自從討論了總工會指示之後，工作組檢討了單純支持工人經濟要求，勞資兩利政策掌握很不够的缺點之後，一直在說服工人增加生產，現在據說紗的質量提高了。」

「據誰說？」

「洪盛紗廠的幾個工程師都承認這點。」

「那爲什麼今天下午關車？」

「是搖紗間幾個女工，有叫王二姐、陳美英的領頭關的車，和職工代表吵了一架，就一齊關了車。」

「基本原因是什麼？」

「那個老問題，要增加工資。」

「職工代表意見如何？」

「他們說：我們是擁護勞資兩利的，要叫我是普通工人，一定不提什麼要求，可是沒法說服群眾，現在要辭職，不幹代表了。」

「哦，那變問題相當嚴重，你們準備怎麼解決呢？」

「暫時還沒有什麼辦法，只是工人對工作組說：保證搖好紗，不關車，但工資在三天後必需調整。」

「你們對調整工資的意見怎樣？」

「很複雜，一直還沒弄清楚，電話上也說不明白，明天給總工會送材料來罷。」

「這也好，等看了材料再說。」

「哦，我忘了，明天開代表會討論這個問題。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下午五點至七點。」

「那一也許我來參加會，也許有旁人來，最好早點到工廠去，事先工會機關有一個意見。」

宗明放下電話，在屋裡走來走去，他想：「很明顯，工作組又把問題簡單化理解了，可是，我也沒有抓緊檢查，拖出來的。」他沉思一下之後，立刻撥電話叫工會的一個工作人員，叫季澤的，約他明天下午兩點鐘來，要一道去看看洪盛紗廠。同時告訴他約研究室的孫源同志也來，最後，他坐在沙發椅上，又拿起國營工廠那個新工資方案來看，看着那些枯燥的數字，由於疲倦就瞌瞌入睡了。

突然，他驚醒過來，發現在對面的椅子上坐着一個女同志，在凝望着他。

「真能睡呀！」

他慚愧地笑了，有些不知所措，像個小孩子似的，這個女同志叫施家慧，是作青年團工作的，帶着眼鏡，一直在微笑地看着他，宗明支支吾吾地說：

「怎麼有空來？」

「有事找你啊，打電話也打不通，這次是找你第三次了。」一聽到她是有

事找他，宗明脫出了窘境，他說：

「什麼事？難道又是要我去給你那個中學演講？」

「不是。」施家慧搖搖頭，「學校都快放假了，我們有一批青年團員，都非常熱情，想和工人生活一個時期，要利用假期到工廠去待一個月。」

「有趣，可是去作什麼呢？」

「作什麼？接近無產階級啊。」

「真不錯，看起來又是生意找上門了，我們的買賣真是不少。青年團員覺得工廠是消假的場所嗎？」

「不，誰會那樣想，去還是作些工作。」

「作什麼？你舉一個例。」

施家慧很聰明，她感覺到宗明對她們那種帶有些幻想的念頭是不贊成的，就很快接口道：「正是要你們工會的負責同志指導啊！」

「還有什麼條件呢？」宗明心裡明白，這一個想法一定會包含着不少的想法，因此笑笑地問。

「祇是要求工會方面能够担負青年團員們這個時期的伙食。」

「哦，難怪不得不找到我頭上了，這樣的工作，你們應該找宣傳部，青工部去商量的。」

「可是。」施家慧忽然執拗地看着宗明說：「我要問你的意見。」

「意見嗎？倒是有。」

「先說贊成不？」

「那要先把事情弄明白，」宗明此時是完全按自己一貫對待工作的習慣來說話的：「要看看如何使用這批力量？會起什麼作用？對青年這種熱情，我是很歡迎的，拿出糧食來并不一定太困難，只要真有價值，我想常委會可以批准的。」

「哦，才和資本家打了幾天交道，就學得這麼精於計算了，你對這工作到底有什麼意見呢？」

「我怕你們堅持不下去。」

「爲什麼？青年團員們熱情高極了。」

宗明微笑着，慢慢說道：「第一天呢，剛到工廠，很興奮，第二天可以參觀機器，第三天就感到沒有多少事可作，到第四天，在工廠裡看了一天小說，然後覺得無聊，就要求搬出來。」

「你潑冷水。」施家慧有點生氣的樣子。

「不！」宗明此時說話完全自由了，「這個首先要和你說明的。」

她瞥了宗明一眼，「爲什麼你那樣估計？」

「因爲，工人一天作十個鐘頭的工，只有剛上班和中午有一點空，還得吃飯，餵孩子。你們不熟悉，想着這一去，好像工人成天都有空似的，生活一個時期，多麼美妙的幻想，一下工，女工都惦着家和孩子，急急忙忙要走，你們又不能解決什麼問題，這一來幻想就落了空。」

「那你是不贊成去了？」她有點失望。

「這就要看你們的決心。」

「決心怎麼沒有，就是你，一盆冷水把人的熱情都澆冷了。」

「這樣容易冷的熱情麼？」宗明笑起來，「那還是不去的好。」

「不行，不行，」她着急起來，「你別和我兜圈子了，直接把你的意思說說好不好？」

「要去就必須堅持，不興住兩天，一事無成，又搬出來，那樣子，就表現了青年知識份子的動搖性。」

施家慧這才明白宗明的意思了。她和宗明認識還不滿一年，可是就這一年中很少的幾次接觸，覺得宗明同志對事情總是在細細思索的，大胆又慎重，毫不含糊，事情總是不作則已，要作就事先考慮週到，一作便很堅持，她覺得這比她自己那種熱情，勇於任事，是不同的。她時常感到宗明比她成熟，可是她又不得不感到宗明在生活上，時常表現出一種稚氣的單純來，這一切使她樂於接近這個人，此刻她沉思地說：

「要我們在精神上先作這個準備真是必要的。」

「你們可以去參加辦工人訓練班，我們正要作這個工作的，起初一道學習，以後就可以參加辦，首先你們可以找時間和工人開一個聯歡會，在文化娛樂方面來接近。重要的，是你們要仔細把工人的各種反映記下來，可是，你先得